

MEMORY OF OLD GUIZHOU

黔城
舊事

《黔城旧事》编委会 / 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GUIYANG DAILY MEDIA GROUP

贵阳晚报  栏目出品



《黔城旧事》编委会

出品人：孙波 戴建伟

主编：刘建平 陈本荣

副主编：余海 杜一夫

执行主编：王燕达

编辑主任：李铁 田坚 邓文盈

编辑：刘宇露 旺振毅 庞博 徐海波 杨芸棋

王霍 田原 王欣 李皎 肖佳

设计总监：明镜

封面题字：李维力

岁月捡拾（代序）

岁月，是一个惆怅的词汇，总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流淌。《黔城旧事》捡拾流逝的岁月，一如是在捡拾惆怅。

我们有理由尊重并喜爱这种捡拾，因为岁月会随着时间走远，瞬间便会消失在无力追回的时空。岁月就是这般微妙，首先是一种存在，而后是一种记忆，当岁月尚存于记忆的时候，岁月是可捡拾的。当记忆的主体消亡，岁月便无从捡拾。

本世纪之初，曾经有一位老农，受寨上人之托，赶上一队骡马经贵阳到花溪。全寨人只有他最有见识，因为他曾在青年时代出入过贵阳，重任自然就落在他的身上。他踌躇满志地上路了。

岁月的时钟已经来到了21世纪，与老农的青年时代已相距了三五十年。新世纪的一个黎明，他进了贵阳，赶着他的那一队骡马，不知转了几条大街，始终找不到出城的路，更找不到他心中的贵阳。黄昏，饥饿、疲惫，他在人行道阶沿边坐了下来，街灯亮起时，他更觉迷离。“贵阳在哪？”那个曾经也属于他的贵阳，已经成了流逝的岁月。岁月的捡拾，惟有岁月的捡拾，才可能找回老农的贵阳。

我们有理由尊重并喜爱这种捡拾，因为《黔城旧事》所捡拾的是大众的、百姓的生活絮叨。家长里短，是自己的叙事，自己的生活，也映照着社会的、民族的历史光影。平实，像一块璞玉，没有太多的附会。

《黔城旧事》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贵阳的市民生活，横跨50余年。其中有不少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抗战、国民党败亡、“大跃进”等等。在动荡与变革的年月，艰辛，是岁月的影像。透视着讲述人生活的情怀，生命的坚韧。也许因为如此，读完《黔城旧事》，总有一些东西萦绕于心，总想着梳理一些脉络，咀嚼着哪些过往叙事。

大炼钢铁，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倾情付出。毁掉的山林，以及挨家挨户地收缴并砸烂的铁锅无以数计。一位主妇，兴许是悟到了一口铁

锅对居家过日子的意义，她背离了社会的倾情付出，把一口铁锅悄悄地藏在了自家最隐秘的地方。搜缴队到来的时候，在她家没有发现铁锅。私藏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在做一件理亏的事。搜缴私有财产，则被视为一种正义，几乎可以肆意而为。以岁月的经验而论，“激进”不易受到追究，在这一点上，民族的容让度，仿佛大得惊人。

除“四害”运动，麻雀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遭到了空前追杀。这种生命的最大过错，是与人争食。尤为在晒谷场，人不在时，栖于附近屋檐或树枝上的这种小生命便一哄而下，啄食谷物。人一来，便一散而去。麻雀其厄运的根源，或许是晒谷场上某位老农的抱怨，被传到了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物那里，或许位高权重的那位人物，曾经是晒谷场上的管护，与麻雀存有旧怨。追根寻源已不重要，总之，麻雀遭到了追杀。与麻雀的缺失结伴而来的，是一种疾病源泛滥起来。生活的叙事，蕴含着生活的道理，在向我们讲述一种被权力裹挟的社会冲动，对自然与社会，对良知与道德，都是一种深深的刺痛。

有一个男人，捕捉到了“红白喜事”需要锅瓢碗盏、桌椅板凳，因为那个时候的贵阳人，办“红白喜事”还停留在摆得起“坝坝宴”的生活阶梯上，几乎与今天偏远的乡村同俗。一家之“柱”，总得让拮据的日子向好一些，这个男人揣度着这件事，干起了租赁锅瓢碗盏、桌椅板凳的业务。不过，那是一种做贼的心态，为了避人耳目，他把家迁居至偏僻的地方。即便如此，有一天，他拉着的一板车家当在大街上还是被查扣了。自我的生活愿景，就像是在一块板结的土地上萌动的嫩芽，受不住碾压，看上去十分卑微。人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维护着一种闭锁的，甚至荒诞的秩序。

读《黔城旧事》，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曲折演进。洗澡，在那个过往的日子里，是一种奢华。许多人只有在节庆日来临时，才想着去浴室享

受一个热水澡。每逢此刻，贵阳的任何一间浴室都排着长队。只有有关系有门道的人，才能跨越这条长队。正是一个有关系有门道的讲述人，讲述了他正准备跨越这条长队时，却戛然而止，然后排到了队尾。原来在这条长队中，还排着一位市委书记。

今天，洗澡已经成为家庭生活极简单的保障。作为一种奢华，这一页已经翻了过去。可惜，被一同翻过去的，还有一种贫民精神。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常见于联防队夜间盘问。作为一种自问，这句话所拥有的意义，远大于常见的夜间盘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则是一个哲学命题，宗教命题，也是一个社会命题。《黔城旧事》正是通过大众的叙事，努力回应着这个命题。至少我们透过大众的叙事，依稀看到了我们是从哪里而来。

追溯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我们的祖先走出丛林，到殷商城堡，再到今天的时代，我们无论站在哪一个时间节点回望，人类都是在矇昧紧锁的夜色之中，艰难地向着文明的光亮前行。假如我们站在未来时空的支点上回望今天，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感知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定有许多局促，我们遵循并维护着的行为秩序，有不少尚难脱离稚嫩，就如在那年月正做着“搜缴铁锅”的事。

我们有理由尊重并喜爱这种岁月的捡拾，是因为这种捡拾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不能向着来时路再走回去，也不能往复徘徊在走过的路上。我们应当前行，我们应当有勇气站在未来时空的支点上审视自己，挣开枷锁，抖落羁绊，洗却一些稚嫩，向着文明的光亮前行。



2015年9月

目录

002/ 岁月拾拾（代序）



似水年华

- 002/ 20 世纪 30 年代末：一路逃难进贵阳
- 012/ 1938 年：被“下江人”改变的贵阳城
- 020/ 三代人的福德街 75 号
- 026/ 贵阳四合院：说不尽的离合悲欢
- 034/ 20 世纪 40 至 80 年代：贵阳人求学记
- 044/ 追忆 20 世纪 40 到 80 年代的贵阳年景：穿越回到那年除夕夜
- 052/ 1958 年：贵阳全民“除四害”
- 060/ 1958 年：全城动员炼钢铁
- 070/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贵阳民兵传奇
- 078/ 出租桌椅碗筷：红白喜事里的贵阳记忆
- 084/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结婚习俗之一：亮家底亮出“36 条腿”
- 094/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结婚习俗之二：结婚要有“三转一响”带“咔嚓”
- 102/ 路边摊租书看：逝去的街头“高消费”
- 112/ 贵阳人的财富梦：从“跑单帮”开始
- 120/ 20 世纪 80 年代：被港台剧改变的贵阳生活



往事如烟

- 130/ 打酱油去味菀园：贵阳人的乡情记忆
- 140/ 1939年2月4日：日机突袭贵阳城
- 150/ 20世纪90年代初：贵阳“澡堂”春秋
- 158/ 20世纪40年代末：清华中学内的“秘密战线”
- 168/ 1949年，保卫贵阳电厂的秘密战斗：奚长年和护厂同仁们
- 178/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那一天
- 188/ 20世纪40至90年代：从大十字寻根老贵阳
- 204/ 20世纪50至80年代：大十字理发店洗剪吹往事
- 212/ 1958年：首辆火车头驶入贵阳站
- 222/ 1960年：邮电大楼串起百年通信史
- 230/ 1968年全民义务劳动：“红展馆”如烟往事
- 238/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贵阳交谊舞解禁前后
- 248/ 1987年贵阳街头：“甲壳虫”领跑出租车
- 258/ 20世纪80年代：市场路上“旧货”疯狂



霓虹灯下

- 270/ 1946年：“刺杀汪精卫案”，贵阳庭审
- 280/ 1949年11月，解放军南下、西进：接管贵阳步步惊心

- 288/ 1950年1月：禁烟禁毒，改造三万“大烟鬼”
- 296/ 1950年3月24日：全城戒严，围剿五路匪特
- 306/ 1950年2月24日：关闭妓院，贵阳三千妓女大改造
- 316/ 1952年，贵阳民教馆揭开特务秘闻：生理改造，男扮女装当卧底
- 324/ 1953年2月：“一贯道”，在贵阳土崩瓦解
- 334/ 1957年，公园南路神秘院落被警方包围：末路潜伏，夹墙内的黑暗七年
- 344/ 20世纪50至60年代：贵阳反特大行动
- 356/ 20世纪60年代：百货商店，十万尺布票不翼而飞
- 364/ 1978年，博爱路上：民警遇袭，配枪消失
- 374/ 1987年的贵棉宿舍区：警匪巷战，引发贵阳版“二王”案
- 384/ 1992年，枪声响彻彭家湾：民警武警，围剿海南“黑老大”
- 394/ 1992年，年轻女子接连遇害：画像追踪，抓捕太慈桥“杀人恶魔”
- 404/ 1994年，贵阳首例金融大劫案解密：一把火！烧了125万！
- 414/ 1994年，“四·二枪杀案”：纪委大院，凌晨枪声惊筑城
- 424/ 1996年9月12日，重刑犯策划出逃：贵阳监狱，打响越狱阻击战
- 432/ 我们想留下什么记忆（代后记）

似水 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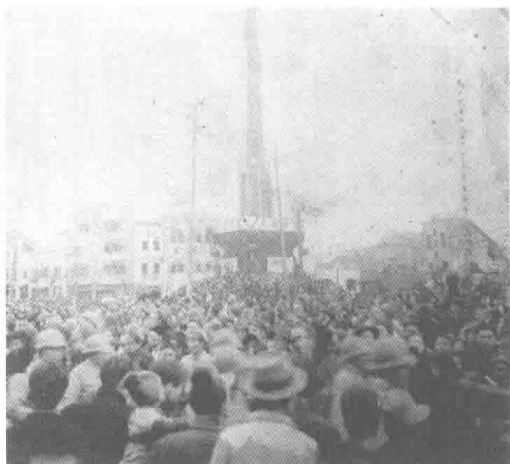
Memories of that era



20 世纪 30 年代末

一路逃难进贵阳

田坚 / 文



20 世纪 30 年代起，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大片领土，躲避兵燹战火的国人，纷纷选择往山高谷深的贵阳逃难。

当时的贵阳还是一个县城，叫贵阳县，直到 1941 年 7 月 1 日，贵阳市才正式成立。

从各个城市逃难前来的大量人口，让偏居西南边陲的贵阳一夜之间热闹起来，这是贵阳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

故乡：千里奔走向贵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

当晚，国民政府在贵阳民众教育馆（现人民剧场的位置，下称民教馆）举行烟火庆典。进入民教馆的路很窄，大约3米宽，看热闹的人很多，进去的、出来的、捣乱的，上百人挤在狭窄的巷道里，造成6名年轻女子摔倒后被踩踏致死。前往观看庆典的高言中时年19岁，拥挤的人群把他牢牢挤在墙壁上，那感觉，就像被挤成了一张贴在墙上的照片……

讲述人：高言中，87岁，原贵州省煤炭厅高级工程师，1938年从上海来到贵阳

从上海逃难之前，是一张英文报纸救了我们一家四口的命。

1904年，我的父亲高士光13岁时，他和舅父、表兄一起前往日本求学，他在中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系学习。父亲大学毕业后，回到国内，并在1927年带着我们全家定居上海，此时，父亲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教。

父亲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英语，还有在日本求学的经历，1937年8月13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派汉奸来到我们在法租界的家中，威逼利诱父亲，要他出来为日本人工作。我记得，一个姓何的邻居，大约30多岁，他天天来我家，劝说父亲“要识时务”，“为大东亚共荣做出贡献”。这位何先生，后来在日伪政权中做了杭州市的市长，父亲不愿做汉奸，只是表面上应付他，私下里择机离开上海。

1937年12月的一天，父亲带着我和二哥、三哥，准备前往南京，然后从南京返回老家贵阳。此前，父亲已经安排母亲和其他姊妹先期离开上海，去了武昌的姨妈家。当天下午3点，父亲和我们到达上海铁路西站，将行李寄存之后，父亲习惯性地买了一张全英文版的《字林西报》，该报曾经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看完报纸后，我们三兄弟发现父亲有10多分钟沉默不语，之后突然说：“取出行李，退票！回家！”我们非常纳闷。回到法租界的家中，父亲才说，他从报纸上看到日本侵略军登了通知，说要在第二天轰炸南京，要求各国保护自己在南京的侨民。第二天，南京被轰炸的消息传进上海。

1938年3月1日，父亲暗地里托人买到船票，悄悄带着我们几兄弟，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轮抵达香港，之后在那里办好了去越南的护照，并从越



①
② | ③

① 1938年，高言中（左一）与父亲、兄长在上海的合影

② 抗战时期逃难的民众

③ 贵阳当地群众在城外紫林庵车站送别参军的青年

南走水路进入广西，最后才进入贵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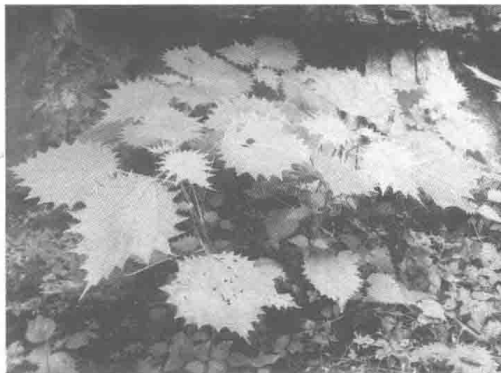
半个月后，我们抵达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地方——六寨，因广西的汽车到达这里便回头，不能驶向贵州境内，我们只能乘坐贵州来的汽车入黔。提着笨重的行李在六寨找客栈时，我无意间发现沿途的木制电线杆上贴得有“寻找高士光”的寻人启事。父亲看见这个寻人启事，开心地笑了。这个启事是一名在广东省政府工作的亲戚贴的，他委托在贵州管理运输汽油部门的朋友，在六寨寻找我们。第二天，我们坐上了运油车。父亲坐在驾驶室，我和二哥、三哥坐在后面的敞篷货厢里，一路颠簸，在土石路扬起的漫天灰尘中，我们三个都成了“灰人”。两天后，我们来到贵阳。

当时的贵阳汽车站在现在贵阳八中的位置，属于“城外头”，进城的拱门在现在的大西门电脑城。贵阳汽车站附近乱糟糟的，分布着许多修补汽车轮胎的破烂铺面，以及又脏又暗的小饭店、小客栈。从大南门到大西门，一直到威西门，这一段沿着城墙的“城外头”，住着许多从北方城市逃难、躲避战火来贵阳的人，给我们的感觉是：河南话、湖南话、上海话、湖北话、江苏话等口音在“城外头”的地盘上，包围着贵阳这个小小的县城。

贵阳人爱吃辣椒，北方人根本不敢问津，有胆大的拿筷子蘸一点用舌尖尝一下，马上被辣得眼泪花花转。而城墙外的地方，全部是山头，有茂密的树林，还有农民耕作的田野。土路边、山林里长着许多“禾麻”（一种触摸之后会使人产生针刺般痛感的野草），不知情况的北方人触碰“禾麻”后，疼痛难忍，于是他们互相转告：“贵阳这个蛮荒的地方，不止吃的辣得流泪，连草草都咬人！”

从大西门进城时，我们看见有人在拆城墙上的大石砖，询问才知道是要拆来在省府路铺石板路。那时，贵阳没有一条水泥路，城里的几条道路全部是黄泥巴路，在大十字的位置，聚集着十来辆黄包车，这是贵阳城里仅有的交通工具，让看惯了上海街头电车、汽车满街跑的我们感到很不习惯。

那个年代，贵阳街头的美食很多，现在想起



禾麻

来都有滋有味的。当时贵阳临街的房子都是骑楼，又黄又旧的木柱子，在街上撑起一片长长的走廊，人走在骑楼的长廊里，夏天可以遮荫凉，雨天可以不带伞，很舒服。当时，早餐的品种非常丰富，大十字有一家破酥包的名气很大。这家破酥包店开在骑楼下，每天早上都有人排着长队。

北门桥外，有一家当时名震贵阳城的“苏肠旺”，这家面店坐落在现在中华北路和黔灵西路交叉口的骑楼下，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苏肠旺”的店堂很整洁，长条凳和四方桌每天都刷、抹得可以见到木质的本色。大人们都说他家选取的食材很讲究，辣椒只用现在的花溪辣椒和百宜辣椒，取二者的辣和香的原味来炼制辣椒油。而他家熬的脆哨，一定是脆中有绵、绵中有酥。至于大肠，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让肠子里面附着肠油，这样吃起来才香。“苏肠旺”的售价比其他家高，只有中等收入的家庭才吃得起。

“苏肠旺”的老板是贵阳名气较大的袍哥大爷苏德盛，他大约30来岁，国字脸，经常穿一件藏青色长衫，为人不错。他训练出的跑堂伙计，头脑灵活，



1944年11月底，日军由广西窜扰贵州南部的独山、荔波、三合（今三都）、丹寨等县，史称“黔南事变”。图为随火车从黔桂铁路线上撤退到贵州的士兵和难民

只要看见客人进店，就高声吆喝“招呼喽”！接着用肩头上搭着的白色帕子抹长条凳，请客人落座，同时用三个字的喊堂语言向灶上的煮面师傅传递信息。可惜，这门喊堂的技艺已经失传。

当时的贵阳城很小，人不算多，城区很幽静。走在街上，有人在街对面的饭馆开了一瓶酒，酒香味很快就传到路人的鼻子里。

街头：南来北往的异乡人

1938年底，绕过湘西匪患，从广西经水路、陆路几经辗转来到贵阳的人们，终于在抗战大后方得到安宁。

每天，时年9岁的叶范之走在这个当时巴掌大的贵阳，几乎都会看到提着铺笼帐盖逃难而来的“下江人”；街头抗日救亡话剧常常上演，那一刻，国破家亡的伤感与抗日救国的情绪一并涌上他的心头。

